

人物誌

語言學研究與眼科義診，看似

風馬牛不相及，卻為

港大語言學者Cathryn Donohue的瀕危語言研究，賦予另一層意義。三年前她為研究保育努日語，長途跋涉深入尼泊爾與世隔絕的山谷，路途崎嶇仍不及記錄文字的艱辛，要讓當地人騰空協助研究並非易事。將口語編制成文字系統時，Donohue驚覺當地人因長年務農放牧而失明，遂與當地眼科診所合作，一邊為村民提供治療，另一邊默默記錄努日語。村民重見光明一刻，臉上流露的笑容令她感動流淚，「從沒想過做語言學研究，竟能為研究對象帶來單純歡樂。」

記者 林紫晴
攝影 褚樂琪

港大語言學系助理教授Cathryn Donohue認為，語言代表一種社會身分及文化，故須好好保育。



我從沒想過做語言學研究，竟能為研究對象帶來單純歡樂。

港大學者走入山谷 救瀕危語言又教育



Donohue三年前開始研究努日語，將當地人的口語轉化成文字。受訪者提供

一五年尼泊爾發生七點九級地震，與西藏接壤、位於海拔近四千米之努日山谷亦未能倖免。地震震碎無數家園，也令努日山谷始被學術界關注。三名海外學者組成研究團隊，於災後一年到訪當地搜集災民的口述歷史，並記錄當地語言及文化習俗，其中一人便是港大語言學系助理教授Cathryn Donohue的哥哥。

努日語為藏緬語之一，目前僅約二千名村民以努日語溝通，惟因欠缺文字記述，外來人難以理解，加深研究團隊記錄災情的難度。當時已在港大研究藏緬語的Donohue知悉情況後，決定加入哥哥的研究團隊，一同遠赴尼泊爾努日山谷。

僅2000村民講努日語

「語言本身是一種社會身分，當一種語言消失，其文化亦將隨之消失，所以一定要好好保育」，Donohue相信。過去五至十年間，大部分村民送子女到加德滿都，入讀寄宿學校，他們受到現代及潮流文化影響，放假回到努日山谷，在家不願說努日語，令此語言響起「瀕危」警號，故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「肯定瀕危型」。

尼泊爾山脈連綿起伏，從首都加德滿都出發，必須攀越多個山脈，經過五天時間才能走進努日山谷。Donohue首次到訪山谷，正值災後重建時期，沿途不平坦的山路滿布碎石，走過懸崖邊更是一步一驚心，

「有些位置真的很斜，幸好路旁有大石讓我抓住，才慢慢踏出多一步。」

挨家挨戶訪談作筆錄

路途雖崎嶇，但沿途景色賞心悅目，她也樂在其中。Donohue憶說，有次從某山谷低處向上攀登，一轉彎眼前便是巍峨挺拔的馬納斯盧峰，那種震撼仍歷歷在目，「我第一次從這角度，親眼看到這座標誌性的山脈，真的歎為觀止。」

抵達山谷後，Donohue開始逐家逐戶訪談，將當地人的一言一語記錄下來，「要引入文字體系，最直接的方法是將口語、日常談話，轉化成可書寫記錄的文字。」過去三年間，她進出山谷村落至少七次，每次停留約一個月，雖然村民對金髮碧眼的她在村內游走見怪不怪，但仍有不少人反問她：為何要研究他們的語言？大概從開展努日語研究之時，她便肩負保育瀕危語言的職責。

接觸語言學毅然轉系

在澳洲土生土長的Donohue，小時候從未想過將來會成為語言學專家，「中學時連語言學是甚麼都不知道。」由於熱愛數理科學，她升大學時順理成章入讀理學院，在大學時偶然接觸到語言學，被其深深吸引，因而轉學系，「語言學同樣以數學思維方式

運作，與科學的分別在於與生活更相關、更人性化。」

在芸芸的語言學課題中，她對語調及格位標記尤感興趣，遂研究福州話等亞洲語言，來港執教後她更着迷於包含逾四百種語言的藏緬語，「這語言可用語調來標記格位，是我兩大興趣的『完美婚姻』」，她笑說。

對藏緬語的熱愛，令她堅持在百忙之中抽空鑽研努日語，「我會重聽錄音，研究努日語的發音、語言結構等，過程的確很費時。」「無書」自學一段時間，她已掌握基本的努日語，不用翻譯員協助，亦能與當地人簡單溝通，「始終發音不太好，有時都要懂英文的村民幫手。」

今年五月她重返努日山谷記錄文字，同時將一個史無前例的新項目帶到村落，為村民提供眼疾義診。Donohue表示，村民因要務農放牧為生，難以騰出時間受訪，加上很多年長村民因患有白內障而失明，遂找當地朋友幫忙牽綫，找加德滿都著名眼科診所合作，在山谷中央設立診所，免費為村民提供眼部治療及手術。

牽綫提供眼疾義診

「很多人平日沒有保護眼睛，亦因經濟問題未曾看眼科醫生，當他們知道有眼疾義診，便紛紛前來」，Donohue稱。在村民等待接受診治時，她便把握機會與他們聊天，逐一記錄努日語。經過數次眼疾篩查，逾五百名村民獲得治療，其中六十多名白內障患者恢復視力。

回想起村民重見光明的一刻，Donohue不禁眼泛淚光，「其中一名老婆婆雙目失明六年，要靠她的侄兒揹着，才能到山谷診所接受治療，當她除去藍色眼罩，臉上流露的真摯笑容，真令人感動。我從沒想過做語言學研究，竟能為研究對象帶來單純歡樂。」

為讓努日山谷的小朋友，從小學習書寫努日語，她計畫明年五月再次到訪，並努力將尼泊爾家喻戶曉的故事攝錄成書，「將努日語文字化之後，最重要是讓下一代傳承下去。」

來港工作後，Donohue放假時最愛行山遠足。受訪者提供



視香港為家 鑽研「港言講語」

來港工作六年的Donohue早已視香港為她的家，除了研究瀕危語言，她亦開展「港言講語」香港語言計畫，記錄香港的口語故事。

為融入香港文化，Donohue有時到茶餐廳、街市時，都會用廣東話與老闆溝通，「雖然我發音不太準，但大家都會讚我講得好，真的很友善。」廣東話以外，她對客家話、水佬話及圍頭話等方言，亦極具興趣，故開展「港言講語」香港語言計畫，與學生一起到塔門，與當地居民細談方言。

雖然長年埋首研究語言學，Donohue私底下卻非常好動，閒時最愛行山遠足，大帽山、鳳凰山、龍脊等都有她的足跡，「在香港行山真的很方便，最近秋風起，是時候再出動了。」今年她亦首次參加渣馬十公里賽，在馬路上奔馳時，深深感受到香港的城市活力，「整場比賽的氣氛都好好，感覺自己是香港的一分子，下年我會再挑戰十公里賽，希望有好成績。」



馬納斯盧峰的景色壯麗，令Donohue歎為觀止。受訪者提供



接受眼疾治療的白內障村民重見光明，臉帶真摯笑容。受訪者提供